

博文琐笔

BoZhai SuoBi

吉林人民出版社
包广林 / 著



博斋琐笔

1267/1067

包广林/著

4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博斋琐笔

著 者:包广林 责任编辑:郭美英

封面设计:凡一森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

(中国·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市鸿鹄印刷厂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10.5

标准书号:ISBN 7-206-02667-2/I·157

版 次:2005年7月第2版

印 次: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000册 定 价:26.5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 言

近十年来，诗还在困苦之中写着，同时写了不少散文，且一发而不可止，迷进了无边际的“散”的境界。本来写的是一篇庄重的文章，可写着写着兴奋了起来，竟变成一首意想不到的诗。也有另一种情况同样令我莫名其妙，在心中冲荡了几个日夜的诗最终都成了一篇散散的文字。也许是由于日渐衰老的缘故，也许是因为人和诗多年来被箍得太紧太被动，需要自我解脱一下。这一次诚心为蒙古族作家包广林的散文集撰写一则序文，几个月来反复构思总不能成篇。不知什么缘由，作者平平实实的散文竟然引起我强烈的纯属诗性的冲动。然而，序文最好还是不要让没有规范的诗搅乱了文章的格局。近几年为几本诗集写的序大都不成体统。我的确不是一个适于写序的人。五十年代初，我在东北空军工作了几年，

去了几趟北满，却没有到过并不算边远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聚居的那片草原，更未见到令人迷醉不已的美丽的查干花。当年我是那么渴望去看看我的祖先们游牧过的广阔草原。近两年见到体态壮实、神情温厚谦和的蒙古族汉子包广林，怀着十分亲切的心情，认真读了他的一篇篇散文，他的作品显现的风格，正如他的人壮实而质朴。多半是隐藏于我灵魂深处的蒙古族什么基因发生了作用，读广林的文章，总带着近似乡亲的感情成分，几乎将这篇序文写成了诗大抵就是这个原因吧。还有，读广林这些散文，情不自禁地想为他所写的人物和故事增上一点细节，但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，并未添加一个字。这种阅读体验，在我一生中是极少出现的。

不着边际的幻想还远不止上述的那些。我还将壮汉子广林与洁白俏丽的查干花诗意地联系在一起。从广林的散文中我隐隐地觉出了查干花的平凡而壮美的丰姿。童年时在雁门关内苦寒的旷野上，我幼小的心灵曾被声调悠长而动听的蒙古族民歌深深感动过，而那些吼唱的人多半是体态壮实面孔充满血气的如广林般的汉子。我异常惊奇，粗壮的汉子怎么竟能唱得那么柔情脉脉？长

大之后才渐渐理解了其中的奥秘。由此我猜想广林多半也是个多情的歌手。听说广林写过诗，可惜我没有诵读过。初读他的这些散文，的确感到有点陌生（姑且遣用这个含意模糊的词），像走进一片平展展的旷野。许多年来我从事文学编辑工作，见识过各类风格的作家诗人的创作，难得见到如此简朴本分的文字。不是失望，恰切地说感到了作品与读者之间无距离无隔阂的亲近。《母亲的长衫》不止读了三五遍，还想再读，享受了回到故乡的那种永恒的激动，读多少遍都不觉得重复。

广林的散文在语言运作上没有夸张和曲笔，其特点是质朴而爽朗，如尽收眼底的草原，无阴影、无藩篱，没有故意添枝加叶，更没有暗设的陷阱或歧路。文章表露的一切都是真诚的、一目了然，绝无一点点玄虚。或许有人不欣赏这样干净的作品，觉得缺乏艺术的魅惑，激发不起刺激和震慑人心的力量。我却认为在当今多元共存张扬个性的文学创作领域里，广林散文质朴的风格倒显得格外的真挚和可贵。我前边说初读广林的文章时，忍不住想为他添上点什么艺术的描写，这大概就是常说的编辑的洁癖和职业习惯。现在

觉得不仅多余，而且会损伤了广林的本真质朴的文字风格。

我认为广林的文学创作风格，是他在漫长而艰难的人生历程中经不断地修炼而形成的，决不是凭纯熟的文字表现技巧能达到的，说到底还是作者人品的本质的体现。文学是人学，广林的散文我认为达到了这个境界。

牛汉

目 录

- 母亲的长衫\1
弟弟之死\5
沽 酒\11
除夕一耳光\14
温存的妻子\18
夜半敲门\23
黄花赋\30
妻子的目光\35
美丽的草原,查干花\38
对 门\45
追忆心白先生\49
路 遇\54
故乡谣\61

- 踢 球\66
- 拳拳弟子心\70
- 夜探病母\73
- 楼梯上的小女孩\77
- 王彬同志二三事\79
- 晨梦残断\83
- 掏粪工\85
- 两度相与\89
- 一位正直的工宣队长\93
- 正直为人,质朴一生\100
- 玛乃巴格希\104
- 文坛师表\109
- 三看天气预报\113
- 生命的主旋律\116
- 迟到的二十分钟\119
- 巡堤战士\123
- 买 菜\128
- 健人刘笃汉\131
- 金香抱恨\135
- 一位人民代表的爱民情怀\147

- 平生一怒\153
教授的嫂嫂\157
西欧行\162
雨夜访牛汉\168
谷长春印象记\174
秋霜难掩苍松翠\180
女儿的心愿\191
书斋与读书\195
小议积习\198
《101个启明星》前言\201
假招牌也须整顿\203
废止废话\206
逆则生,顺则夭\209
调离时节见民心\212
某公的胡子\215
不可忽视观察生活\218
说通感\222
对《文未如其人》等两文的浅见\225
打扮要讲民族性\228
反清英雄陶克涛胡\231

- 一幅反清起义的画卷\237
- 蒙学教育以育德为先\242
- 听课杂感\247
- 应当提倡“忍”文化\251
- 也谈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\255
- 也说中国人的精神\259
- 浅析郭沫若说过的一番话\264
- 一代宗师陈寅恪的爱国情怀\270
- 浅谈民族立法的价值取向\278
- 个案监督不限于纠正冤假错案\287
- 绿水青山入诗篇\294
- 附录 1
- 序——《陶克涛胡》玛拉沁夫\297
- 附录 2
- 博斋主人包广林上官纓\302
- 附录 3
- 包广林同志在蒙中唐书田\306
- 附录 4
- 心系百姓 为民解难李广武\317
- 后记\324

母亲的长衫

前些天，染病卧床。一时头昏脑胀，浑身灼热。恍惚间，母亲那慈祥的面容和她常着的布衫在眼前浮现。我眼含热泪，惊呼起来：“妈妈！妈妈！……”忽然，似觉有人轻推一下，睁眼一看，妻孥守在床边，端水把药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。

这亦幻亦真的情境把我带回久远的童年。

我出生在农村，我的童年是在解放前度过的。从我记事起，就看见母亲穿着一身长衫，是蓝色士林布做的，一年四季不离身，穿起来很得体。然而，经过多年风吹日晒，这长衫已黯然无光，变成了灰白色。

就是这普通的长衫酿出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，蕴含着母亲对我深挚的关爱。

那是一个残春的黄昏，妈妈领着我按照惯例开始喂鸡了。她将长衫的下摆撩成一个兜儿，放

进玉米粒，一边“咕一咕一咕”地呼叫着，一边从这兜儿里掏出一把把玉米扬到院心。十几只鸡闻声赶来，相互追逐着，争食着。我忽见那只芦花公鸡挺直着颈项啄跑了身边的母鸡，耀武扬威地吞噬着玉米，十分嗔怪，于是顺手拾起一根秫秸朝它抽打过去。不料那厮忽地跳起展开双翅，凶猛地向我扑来。这时，妈妈蓦地一侧身，把我挡住，它那利爪在妈妈的长衫上留下几个小洞洞。我虽然免受了皮肉之苦，可妈妈的身上却有几处渗出了殷红殷红的血。翌年盛夏，我患了疟疾，忽冷忽热，不时颤抖起来。妈妈听说麻籽的气息可治此病，就急欲为我试试。在一个中午，她背着我向自家的农田走去。那天烈日当空，气浪燥热。她身体前倾，步履维艰，迈着细碎的步骤行进着。在跨越一条半尺多宽的小沟时，妈妈打了一个趔趄，几乎摔倒。当她挺起身躯站稳之后，便回首看我一眼，见我安然贴伏在她背上时，又踉踉跄跄地前进了。

走进麻地后，她脱下长衫搭到挺立的麻茎上，营造出一个小小的凉棚，为我遮蔽那毒日的烈焰，而她却穿着坎肩顶日拔草。不一会儿，她两肩晒

红，满脸流汗了。我虽然年纪很小，也知道心疼妈妈了，见到她为我而受苦的情景，不禁流下泪来。过几天，我的病好了，可妈妈被照炙过的脸依然那么黑红黑红。

又一年的深秋，也是一个中午。我躺在土炕上，眼望着天棚，渐渐地进入了梦乡。初睡时很感到有些冷意，身体不由得蜷缩一团，继而又感到温暖如春。不知睡了多久，在我醒来时，只见妈妈的长衫覆盖在我身上，她只穿着白花旗的坎肩，挥动马尾做的拂尘，为我驱赶嗡嗡乱飞的苍蝇。她见我醒来，猛地俯下身子，和我贴一下脸，接着轻轻地拍着我，又令我甜甜地睡去。

在我读高中时，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后来我成为一名自立自奉的国家干部，然而，我未能以一粒米一寸布来回报她老人家的春晖，更未能为她守灵送终，这使我常怀风木之悲，为此我不知暗暗地流过多少次泪。差堪自慰的是，在她生前我未曾顶撞过一次，也未因自己的某一言行让母亲生过气。

妈妈的长衫下落不明，我多次询问亲人也无人知晓。长衫虽是那样普通陈旧，却无数次地保

护过我，它不是法力无边的神器，却寄寓着一个平凡而伟大母亲的神魂。人世间有各种各样的爱，诸如友爱、情爱、手足之爱……然而，绵延万载、充塞八荒的还是那深深的母爱。母亲和她的长衫，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。

弟弟之死

1946年，我6岁，弟弟刚4岁。我们俩挨肩儿，齿差较小，经常在一起玩。冬天滑冰车，夏季溜铁圈，日夜相伴，很少离开。他脸蛋白皙，长长的睫毛，说话语速极慢，声音稚嫩，看上去很叫人喜爱。

这年夏季，他突然得了病，每到午后就躺在炕上不起来，两颊烧得红红的，呼吸也有些急促。起初，爸爸和妈妈没怎么理会，照常领着哥哥下地干活，惟有我坐在他身边，给他讲些民间故事或儿童趣事，像是如何扎蝓蝓笼子啦，怎么爬树掏老鹅蛋啦，老虎妈子怎么吃人啦……他有时静静地听着，有时竟睡过去，就是不和我搭话。过了几天，他的病情加重了，食欲大减，明显消瘦，这时才引起爸爸和妈妈的关注。可是，在那黑暗的旧中国，农民缺吃少穿，每当有病，无从就医

治疗，只能用偏方和左道来对付，因而不知出现过多少屈鬼冤魂？一天，妈妈背着弟弟蹒跚在田野里，想用百草的芳香祛除邪气。弟弟贴在妈妈的背上，双目紧闭，一声不响，气息很微弱。我跟随在妈妈的后边，不时逗一下弟弟，想听到他的欢声笑语，可他还是不说话。情急中，我在草丛里捉到了一只绿色蝈蝈，赶忙跑过去递给弟弟，他睁开眼睛，接过我手中的小动物，又一声不响地伏在妈妈的背上了。回到家时，妈妈已汗流满面，背成弓形，过了半天才直了过来。

弟弟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，妈妈又想起了祭天之道。她托人买了一匣香、两包点心，领着我到村东郊敖包山朝拜。这天正下着小雨，妈妈和我踏着泥泞的山野小径蹒跚着。大约走了半个时辰，才来到树林中的敖包处。这敖包是用泥土堆起的塔形建筑，从底部到顶尖修了若干个阶梯，供人们攀登。妈妈把点心分成9份，等距离放到一个台阶上，然后点燃了香火，领着我朝敖包山磕起头来，1次，2次，3次……一共磕了49次。她满以为如此虔诚一定会感动上苍，凭着神力使弟弟转危为安。归途中，她眼神亮了起来，步子